

骨肉情

宝贝,吃糖

□王阿丽

春节马上到了,我抽空去看望耄耋之年的姑姑。

一进门,就看到表姐和保姆正在给姑姑喂饭。姑姑坐在轮椅上,右手腕被红绳系在轮椅的柄上;保姆坐在她左侧,两只手紧握着她的左手;表姐坐在她的正对面,用勺子喂着饭。姑姑靠着轮椅,耷拉着头,干瘪的嘴唇机械性地开合着。嘴巴上松弛的皱纹随着嘴唇的开合抖动,对我的到来毫无反应。

表姐说:“你姑姑现在不怎么认识人了,失忆失语。有时清醒的话,嘴里能冒出几个字来。喂饭时,这手如果不用绳子绑着,她就会挠伤人,或者把饭碗打翻。她这老年痴呆啊,是越来越严重了。”

“姐,你们能这么仔细地照料姑姑,已经做得很好啦!”我搬来板凳,换下保姆阿姨,握上姑姑的手。

“想起你姑姑刚开始患病时的情景,我就心痛。那天,我还狠狠地说了她!”

记得十多年前的一个下午,我突然接到表姐的电话,说她母亲不见了。我赶忙请了假,和表姐分头去找。后来,我们在浴室门口找到了她。她和一个阿姨为一件羊绒衫起了争执,阿姨说是姑姑拿了她的羊绒衫。姑姑退休前是小学校长,一贯为人师表,我和表姐笃定姑姑不会拿别人的羊绒衫。但是,表姐展开一看,确定不是她母亲的羊绒衫时,我和表姐都懵了。这时,姑姑却突然一把抢过羊绒衫跑了出去,我赶紧去追……最后,表姐赔了人家几百元钱了结此事。

回家后,又痛又急的表姐数落起了姑姑:“从小你就教育我们,不能拿别人的东西!可你这是越老越糊涂啊,你这哪是拿……”平时能言善辩的姑姑坐在床边,抽泣着:“这羊绒衫是灵儿这丫头的,是玫红色的,她以前都是放在这个抽屉里的。”姑姑边说边打开了衣橱的抽屉,一件玫红色的羊绒衫却鲜亮地躺在那儿。

这件事后,我们怀疑姑姑患上了老年痴呆。医生的诊断证实了我们的怀疑。

“小时候,我第一次进城,姑姑带着我们一起逛街。我直愣愣盯着五颜六色的‘酒心巧克力’,姑姑好似看懂了我的心思,买了给我们。那可是我第一次吃巧克力糖啊!醉人的酒香、甜甜的糖味,至今还唇齿留香呢。”我跟表姐谈着过往。这时,我感觉到姑姑原本安静的手抽动了一下,接着有了力道,挣脱开我的手,抖动着,指着桌子,口中叫道:“糖,糖!”表姐从巧克力盒中取出巧克力,剥开后递给她。姑姑将拿着糖的左手慢慢靠拢右手,把巧克力掰成两半,颤巍巍地递给了我和表姐:“宝贝,吃糖!”我和表姐面面相觑,而姑姑的嘴角分明带着一抹欣慰的笑意。

表姐对我说:“现在得时刻看着她,否则,她会去外面捡拾废品。前不久,她又一次不见了,我和你姐夫在垃圾桶旁找到了她。她在垃圾桶里翻捡废品,我们带她回家,她不肯丢弃废品。无奈之下,我跟她说将废品也带回家,她才答应了。于是,你姐夫用电动车载着她,我用电动车载着那些废品回了家。到家后,她从废品中掏出了一个玩具布偶给我,说是我最喜欢的洋娃娃!”表姐说到这里哽咽了……

此时,我内心深处的那份柔软猛然被击中。姑姑,那些深藏在心里的爱,远得比失忆还远,但又近得伸手可及。这就是亲情的力量、母爱的力量,哪怕忘了自己是谁,她也不会忘记身边最亲的人!



快乐

张志陆

我陪外孙学二胡

□王茂华

外孙余玥从小学二年级在学校上二胡学习班开始,就喜欢上了二胡这门课外课,虽然当时他还不足8周岁。

我陪外孙上二胡学习班一段时间之后,老师说,余玥的二胡基本功掌握得很快,可以到专门培训点训练了,学好了还可考级。听老师这么一说,我特别高兴。于是,我对他爸妈说,要珍惜孩子的兴趣,积极支持孩子,让他参加二胡专业培训学习,我陪他去上课。老师将二胡课程安排在周末,不耽误学校的课程学习。

由于老师的精心指导,再加上外孙自己刻苦,他的二胡水平提高很快。拿到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全国民族乐器演奏(艺术水平)考级一级证书时,外孙高兴得跳了起来。紧接着,我又给他报名学二级的课程。经过几个月的努力,二级的16课学习结束了,可正准备寒假期间考二级时,他突然发高烧,只好住院治疗,眼看着考二级的机会就过了。老师说,没有问题,可以补上来,根据余玥的情况,现在可学三级的课程,下次二级和三级同时考试。

就这样,在学习三级课程的同时,复习二级的内容。随着课程的由

浅入深,难度也逐步加大。外孙耳边听到的表扬声变少了,纠正动作、严格要求的话听得越来越多。他有点感到难度大、压力大。一度时间,我发现他有兴趣转移的苗头。其表现是,到我家之后,只叫我和他下象棋,不提拉二胡的事。虽然把二胡带来了,让他拉也不太愿意拉;有时虽拉了,也不太认真。于是,我在陪他去学二胡的路上,对他说:“余玥,爷爷送给你的那本爷爷写的《军营之春》的书上,爷爷的简介下面最后一句话,爷爷上次指给你看的,你还记得吗?”“我记得,登山就要登上山顶,是其座右铭。”我说:“好!你学二胡也要像登山那样,不能才刚爬上山,还没有到半山腰就松了劲。”聪明的外孙说:“爷爷你放心,我知道了,今后我一定要认真学习,把二胡拉好。”从那以后,他学二胡的劲头足了,老师讲课时,他不仅认真听、用心记,回家后,还把老师当天纠正的问题和提出的要求,写在本子上对照检查、反复练习。不久,不仅二级通过了,三级也通过了。

后来,随着不断升级,虽然越学难度越大,但他都能坚持学、刻苦练。我怕他在学习上再出现松劲情绪,就对他讲,一定不能松劲,要坚持学到底。我还把《新华日报》刊载的关于二胡独奏比

赛第一名朱昌耀先生的文章剪下来给他看。我和外孙一起讨论:“你看过这篇文章有什么体会?”外孙说:“除了有一定的悟性之外,就是苦练。朱昌耀他虚心好学、勤奋努力,每天都要坚持练五六个小时。我也要好好努力,在苦练上下功夫。”就这样,外孙学拉二胡的劲头越来越足,今年1月底一举通过十级考试。外孙学二胡很投入,平时的学习成绩也很好,多次受到老师的表扬。今年1月,余玥的妹妹过7岁生日,我召集两个女儿家及部分亲戚聚会,14岁的余玥给他妹妹拉了一曲《一枝花》,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
在这5年多的时间里,除天气恶劣或有其他特殊情况由他爸爸或妈妈接送之外,在学八级之前,基本上都是我打的、乘公交车或骑电瓶车接送外孙学二胡并陪同学习。每次上课之前,老伴都提醒我按时送外孙,路上注意安全。外孙在学九级到十级期间,都由他爸爸或妈妈用汽车接送,我另乘公交车去陪他学习。每次对老师指出的不足和提出的要求,我都督促他落实。陪外孙学二胡,不仅让我好像又回到了青年时代学乐器、排节目的岁月,而且也向老师学到了很多专业的二胡知识。在外孙学二胡取得成绩的同时,我也从中找到了乐趣。

祖孙情

我为父亲洗双鞋

□张正

在小院门口冲洗好汽车,自来水龙头下淋了一盆清水。走廊上,父亲一双泥糊糊的鞋卧在那里。为这双鞋,父亲挨过母亲许多次“骂”:这是在屋外走路的鞋,进屋要换另一双干净的鞋。已经八十多岁、头脑有点不做主的父亲,总是记不住。

屋外穿的鞋,也干干净净的,多清爽啊。墙根正好搁着一把鞋刷,我随手拿过鞋刷和父亲的鞋,为他刷起鞋面、鞋底的泥污。

在水盆里刷好一只鞋,放自来水中汰一下,也就两三分钟。

妻子出门,看见我蹲着刷鞋,有点奇怪:“谁的鞋?”

等明白我在为老父亲刷鞋,她无委屈地笑我:“家做懒外做勤,自己的鞋都从来不见你刷。”

妻子说的是实情,但不完全对,什么叫“家做懒外做勤”?斗嘴,我向来自“万有理”,不服输,急中生智,我对她说:“你为我刷鞋,那是在你家里;我为我爸刷鞋,我是在我家里,怎么叫‘家做懒外做勤’了,都是应该的。”

突然为自己的这句话脸红起来:明明知道是应该的,这却是我第一次为父亲刷鞋。

想想小时候,父亲该是无数次为我洗衣刷鞋,端屎把尿吧?

母亲跟我讲过这样一件小事:春

天了,我们脱下脏兮兮、油乎乎的棉袄——那时,一个冬天,只穿一件棉袄壳,没有第二件可换洗。父亲体谅母亲在农村大集体上工辛苦,总是把我们的脏衣服捆扎成一团,带到县城去洗。在县城工厂上班的父亲下班后相对要清闲一些。

我的老父亲,现在他什么都不能做了,只能坐在走廊上晒晒太阳,躺在床上面无表情地看看电视——我不认为他真的能看明白,在餐桌旁笑眯眯地和我们说些颠三倒四的话……为他做一切,我们做儿女的,都是应该的。

为父亲洗刷一双鞋,让我羞愧,更让我感动。

父子情